

古代萧山第一“杠精”——毛奇龄

■文/傅浩军

杠是抬杠的意思,“杠精”如今是一个网络流行词,指争辩时经常唱反调、故意持相反意见的人。

现实生活中,总会碰到“杠精”。平常人们说话很难每时每刻都说得滴水不漏,但是不论怎么说,总是有人会出来抬杠,要反驳。他们不管对方说得对不对,一律加以反驳,有道理要抬,没道理也要抬。

抬杠常见于市井大众,知书达理的学者中少见。但是古代萧山就有这么一个奇人——清代的毛奇龄,还是个大学问家,很自负,好为驳辩,他的这一脾气是载入正史的,“他人所已言者,必力反其词”,对于别人的言论,他一概极力反驳,堪称古代萧山第一“杠精”!

毛奇龄字大可,从小禀赋异常,聪颖过人,因郡望西河,人称西河先生。他曾游历江淮、山东、湖北、河南等地,所到之处,拜师交友,读书论学。康熙时期,朝廷招揽天下人才,在正常科举考试之外,增设博学鸿儒制科取士,经在京三品以上官员,在外总督、巡抚等推荐,全国有一百四十三个名士参加了考试,毛奇龄也是其中之一。康熙皇帝亲阅试卷,录取了五十人,对毛奇龄的才学很是赏识,把他列为二等第十九名。由此,毛奇龄任职翰林院检讨,充当了《明史》的纂修官。

毛奇龄淹贯群书,博学多才,在经学、史学、文学方面都有很高造诣,同时好为驳辩,也有许多“杠”事:

“杠”在口头

一次,文人雅士们春游,欣赏风景,谈论诗文。面对桃红柳绿,大好春光,有人吟诵了一首诗:“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这是苏东坡的一首诗,语言平白而清新淡雅,写出了一派初春的景象,其中“春江水暖鸭先知”一句,堪称神来之笔,历来为人们所称道。纪晓岚在读到这首诗时曾大为惊叹,说:“此是名篇,兴象实为深妙!”

然而,毛西河却不以为然,昂起脖子说:“一定是鸭子先知道,难道鹅就不知道吗?”真是死鸭子嘴硬,强词夺理。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是中国文学最古老的典籍《诗经》中的名句,广为人们传诵,流传了几千年。如果按照西河先生的理论,那么在河边的,难道只有雎鸠?就没有斑鸠、山鸠吗?

西河先生何尝不知,感知春水暖意的这只鸭子,正是这首诗中的精彩所在。其实是毛西河认为唐诗成就远高于宋诗,历来推崇唐诗,贬低宋诗的缘故,也是他学问上一贯不许今人低首古人的态度,所以不辩不快,不杠不快。

“杠”在拳头

西河先生的“抬杠”,不仅在口头上,脾气上来了,还会动手。

在古韵研究上,对于大儒顾炎武的观点,学者们各有争论。陕西富平人李因笃,也是在博学鸿儒科考进来的,以博闻强记名重于时,他力挺顾炎武的观点,而毛西河则坚决反对。西河先生还在自己的著作里多次指名批驳顾炎武。于是,这些大学者们就形成了两派,时常争论不休,甚至剑拔弩张。

有一次,学者们讨论古韵,双方又起了争论。李因笃认为顾炎武的学说一定是对的,而毛西河指责顾炎武过于拘泥。两人你不服我,我不服你,铁青着脸,针锋相对,越争越厉害。开始是负气而争,咆哮大怒,脸红脖子粗,最后就施以拳脚,奋起老拳,大打出手。

这阵仗,大辱斯文。在座的人们,或是拉架劝解,或是目瞪口呆,或是面面相觑,想笑而笑不出来。

毛西河思维敏捷,确实辩才了得,他构思诗文,手不停辍,“质问之士,环坐于旁,随问随答,井井无误。”西河先生手不停笔,随问随答,一边还能和夫人骂架,“夫人室中詈骂,先生复还诟之,盖五官并用者。”毛西河的学识渊博、思维敏捷、一心多用可见一斑。他辩才无碍,而又常常不给人面子,所以容易得罪人,早年还遭人陷害,甚至被迫

杀而游历外地。

文人们为不同见解辩论也是常有之事,毛西河以正当理由予以反驳别人的观点,其实也算不上是抬杠。

“杠”在笔头

毛西河才情绝世,很自负,藐视一切,好为驳辩,常否定传统之见,对别人的言论,他一定极力反驳。

别人说是假的,他偏说是真的,别人说是真的,他又一定说是假的。《古文尚书》这部书从宋代以后人们都认为是一部伪书,毛西河却“力辩为真”,写了《古文尚书冤词》极力争辩是真的。而对于《周礼》《仪礼》,人们认为不是战国时期的书,毛西河又执意认为是战国时期的书。毛西河如此大才,自然无人可入他的法眼,他藐视一切,一般学者的书根本不屑一顾。前朝的苏东坡他要杠,集理学大成的朱熹他也要杠,同时代的人他自然更要杠。西河先生驳击他人的言论随处可见,通常都隐去姓名,而指名道姓加以反驳的,只有顾炎武等三人,他认为只此三人博学重望,值得攻击,而其余人等均不足挂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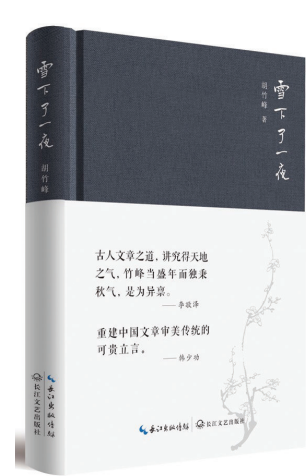
毛西河的“杠”,看似抬杠,其实有一种打破常规、创新见解的理念。

正是毛西河有着这种抬杠精神,不因循守旧,质疑一切,驳倒一切,力破旧说,突破传统,才多有新见,“多发先儒所未及”,其中固然有一些偏执言语,然而更有诸多精彩理论,“尤有功於经义”。他著述宏富,作品惊人,《四库全书》中收入他所著的书目多到四十多部,当时全书总纂修官、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纪晓岚说:“奇龄著述之富,甲于近代。”

成也抬杠,败也抬杠。毛西河是个大学问家,但历来多有争议,褒贬不一,说好说坏的都有。因其自负,好为驳辩,口无遮拦,毛西河得罪了不少人。但也因他的这种抬杠精神,“杠”去了陈旧学说,“杠”出了新的见解,“杠”成了大学问家。毛西河是清代著名学者、文学家、书法家,可以说俨然是清初继黄宗羲后之浙学盟主。

(选自“萧山故事”微信公众号)

与古为徒 自出胸襟——《雪下了一夜》后记



■文/ 胡竹峰

二十几年前发愿读古文,乡下难见书籍,一本发黄的《古文观止》翻了又翻。后来有缘读到诸子百家,在先秦到明清的经史子集里流连。荒村苦寒岁月多了几束花影,暗香清凉,悠然微笑。先贤风味浸入心情,山野的粗疏淡了,墙角篱笆的梅兰竹菊应对前人的句子,变得风雅变得文气。

文以载道也难离辞章的熨帖,好文章遣词造句如楚之美人,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前人文章之好在古,古意悠远最耐人寻味。前人文章之坏亦在古,行文古奥,后人读来,难免隔膜难生。

陈老莲喜欢李公麟石刻贤人图,闭门临摹十日。问如何?人说不似,老莲心喜。又摹十日,复问,人回不似也。老莲更喜。那是以古通今终成自家面目的大彻大悟。

文章一事固然枯燥,也着实自在,寻章摘句的乐趣在我行我素。一笔笔勾勒行迹,像雕琢石头,发掘其中心相。得一家之气成一家面目,有了境界方有格局。

春日桃花落满故园庭院落在一卷卷古书上,泛黄的纸页残红片片。古旧书香染上新春花气,有鲜亮满头的喜悦,有天清气朗的畅达,今时想来,犹觉得旖旎。暑天梨树、香樟、刺槐上蝉声聒噪,纸窗油灯下一年年一天天独坐翻书,与古人相伴,听得见风声听得见虫鸣。秋冬昼短夜长,梧桐叶零落打在瓦片上,清脆古典,惹人怀念。

乡居岁月是久远的事了。湖海飘零,有深渊有暗流,庆幸书光照我度厄。书越读越多越读越古,

心境于是安宁,人生于是平复,一些舛逆顺着杨柳岸上的残月晓风进入江河。乘一叶轻舟,或幻化为庄子北冥之鲲鹏上天入海,随心所欲随遇随喜。

酒是陈的好,文章是新的好。写作的人总觉得旧不如新,我也难免。但古人的旧文章真好,一字一句稳稳妥妥,起承转合伏帖周正,那是老派人的意味与底蕴。

作文学了很多年,心中无他,朝夕摹古,不离不弃,得其味方可存于胸贯于手,所谓收养在心。读古文,读旧书,无非供养几缕旧时光的清芬。先贤珠光宝气护佑笔端,得一寸光是一寸光,寸光寸金,守着心里一点文意,不至在尘俗滑得太远。

近年作文,下笔随便。文章飘飘欲仙,出乎生活之外,是我向往的境界。字句拘泥现实,折了好看的头面。好文章自由挥洒,更无规范,有文气文意而不必太在乎规矩。文章自有命运,审美不同,识见不同,人人喜恶有别,得遇知音固然是作者的福气,也要彼此缘分。

吴昌硕年近古稀时书庄子“与古为徒”匾额赠域外博物馆,大篆格外沉重格外虚心,字字精神抖擞如悬胆如金铭,雄强恣肆,凝重有五岳之山林岩石气,笔道又率意又厚重,所谓人书俱老。书画如此,文章何尝不是,与古为徒,也可以与天为徒与地为徒。

书画家临摹前人碑帖丹青以求艺理,写作者也有文章临本。这一册集子是我文章册页也是临本草稿,辞章行文难释古怀。文才浅陋,学问粗疏,向来下笔不过自家欢喜自家沉迷的陈年旧梦。不求落墨字字古意,至少有点古典的气味古典的氛围。有时候我是一个活在今天的古人,有时候我是一个活在古代的今人。岁月轻轻像一叶扁舟,载些经史子集,路途安稳。

文学苍穹日月星辰灿烂。晨风吹落风筝,停在树上,正午时候遇见了,内心无限欢喜,空旷澄明。

《雪下了一夜》,胡竹峰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3月版



夕阳红艺术团参加长三角歌舞大赛名列第二

上月底,我区夕阳红艺术团参加江苏宜兴文旅长三角歌舞大赛,喜获佳绩。本次大赛由江苏省宜兴市文广电与旅游局举办,共入选了长三角城市三十多

支参赛团队,竞争激烈。

自3月2日准许开放排练起,夕阳红艺术团就围绕庆祝建党百年的主题,精心筹划排练节目,本次参赛的《再唱山歌给党听》便是其中的一个作品。

夕阳红艺术团是一支训练有素并多次在全国省市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团队。在热烈的掌声和叫好声中,夕阳红艺术团潇洒走下舞台,最终斩获第二。

在代表获奖团队接受采访时,团员们表示:我们这一代,是沐浴着党的阳光成长的一代,正是因为有了爱国爱党之心,才能舞出热情,舞出喜悦,舞出美姿。(萧萍)

2020年度副刊文萃精品美文揭晓,本报一文名列第五

■文/ 记者 徐益欣

4月1日至10日,《中国副刊》微信公众号发起了2020年度副刊文萃精品美文投票活动。本报孙道荣的《在没有父母的老屋,我成了故乡的客人》名列第五。

此前,孙道荣的该文获得全国报纸副刊年度精品(一等奖)奖,并被收入中国报纸副刊作品集萃。

杭州市记协以《几百家公号转载,这篇副刊一等奖作品缘何让人“泪目”》为题,请作者介绍了该文成功的经验。

孙道荣认为,这篇文章之所以引发大量的转发和无数读者的共鸣,乃是这篇文章所表达的主题:老家、老屋和亲情,这是城市

化、老龄化过程中,当下很多人特别是中年人共同的处境,共同的情感,共同的情怀。很多公众号在转发这篇文章时,都用了“泪目”这个词。为什么泪目?就是这篇文章所表达的情感,戳中了他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那部分,打开了他们情感的一个宣泄通道,引发了强烈的共鸣。

据悉,文章刊发后,新华社、人民日报、半月谈、团中央等媒体广泛转载,仅新华社一家,阅读量就达700多万,点评近万。编辑告诉作者,除了重大新闻事件,这在他们新华社,也是难得一见的阅读和点评量。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反响,并非这篇文章有多么出彩,只是它所表达的情感,正是很多同时代人正在经历的,正在体会的,是他们感受

到了却没有或不能用文字表达的。而作者,只是将它陈述了出来,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时隔一年后,2020年的年底,又有几百家微信公众号,推送了这篇文章,为什么正好又是年底?因为年底是人们归乡的时候,是人们思亲的时候,也是积攒了一年的情感集中爆发的时候。

这篇在萧山日报副刊“夜航船”专栏发表的文章,作者原来的标题是《忽然成了客》,在别的报刊发表时也有改成《父母没了,回家忽然成了客》,而本报编辑以《在没有父母的老屋,我成了故乡的客人》为题编发,更好地概括了文章的主题,催泪而抓人眼球,或许也是该文广获转载的一个重要原因。